

琉璃厂传奇

内 容 简 介

由乾隆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而兴起的琉璃厂，二百年前就已享誉海内外，它是中国古玩业的发源地和最大的古玩集散地，也是老北京上至达官巨贾，下抵流民艺丐，以及文人墨客，外国商旅聚合汇通的场所，体现了中国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双重交融。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琉璃厂的迅即火爆与十年后的急剧衰落，深刻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血色沧桑。

七十二行中古玩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行规明言不禁骗，没有明码标价，没有卖货不骗人，没有买货不受骗，赌的就是个眼力。于是经常是一夜间暴富或瞬息间的赤贫，因此，《琉璃厂传奇》也就显出超乎平常的戏剧魅力。

奇人奇事、商场情场、得意失落，构成了琉璃厂变幻莫测的沉浮，更让有意无意走进这条街的三个男人与一个半妓女有了人生中最过瘾的一段经历。老北京的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正是玩古玩最不好玩的地方，但却使琉璃厂的故事平添了揪心悬念和跌宕风情。

人们会发现：一部人间传奇的背后是一个警世商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厂传奇/邹静之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8
ISBN 7-106-01243-2

I. 琉… II. 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238 号

内 容 简 介

由乾隆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而兴起的琉璃厂,二百年前就已享誉海内外,它是中国古玩业的发源地和最大的古玩集散地,也是老北京上至达官巨贾,下抵流民艺丐,以及文人墨客,外国商旅聚合汇通的场所,体现了中国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双重交融。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琉璃厂的迅即火爆与十年后的急剧衰落,深刻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血色沧桑。

七十二行中古玩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行规明言不禁骗,没有明码标价,没有卖货不骗人,没有买货不受骗,赌的就是个眼力。于是经常是一夜间暴富或瞬息间的赤贫,因此,《琉璃厂传奇》也就显出超乎平常的戏剧魅力。

奇人奇事、商场情场、得意失落,构成了琉璃厂变幻莫测的沉浮,更让有意无意走进这条街的三个男人与一个半妓女有了人生中最过瘾的一段经历。老北京的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正是玩古玩最不好玩的地方,但却使琉璃厂的故事平添了揪心悬念和跌宕风情。

人们会发现:一部人间传奇的背后是一个警世商铭。

琉璃厂传奇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50000 印数:10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243-2/I · 0139 定价:24.80 元

第一章

1

琉璃厂这地方，原是辽代京城的一个小乡村，元朝时在此建琉璃窑，始有琉璃厂一名。到了清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使全国文人、图书汇集于此，以书铺为最多，后来古玩、字画、文具等渐成气候。如从辽时算起已历千年，从乾隆算起，也有二百余年的景象。

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而古玩这行正相反，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日，琉璃厂丰一阁的伙计毛财正坐在铺子里打瞌睡，曾在翰林院当过差的巴四爷抱着个瓷瓶晃悠过来。巴四爷梳着条又细又黄的小辫，骨碌碌转着眼珠打量毛财。毛财才从乡下来，在姨父开的丰一阁里学徒当伙计。他趴在桌上，没瞧见巴四爷。巴四爷站了好一会儿，有点不耐烦，大声咳嗽。毛财一激灵，见是他，放松下来，揉着眼说：“我当是谁呢。您又拿出什么来了？”

“好东西，和上回的不一样，快把你们掌柜的喊出来。”

“掌柜的才起，您进去吧，我不喊，您喊吧。”

“小子你是轻看了我吧？谅你也不敢，我们家祖上可出过翰林

……”巴四爷说着进了丰一阁，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太师椅上，喊刘掌柜的。

毛财要扫地，让他起起脚。他却故意不挪地方，说别忙着扫地，先给我沏壶高的来。毛财抖着肩膀不动。

刘掌柜的听见喊，整着衣裳出来，跟他打招呼。

巴四爷点下头，说：“你这个伙计不成呵，没眼力劲。”

刘掌柜问：“怎么您了？”

“光知道扫地不知给客人泡茶，没规矩。”

“这不怨他，水还没开呢，您坐会儿，待会就开。”

巴四爷干干地笑了笑，“这么说我来早了。”

刘掌柜道：“不早，咱先看看东西。”

巴四爷不大愿意，但还是拿出了瓷瓶。刘掌柜的接过来，见是一个青花瓷瓶，表情平淡地说：“东西，是件东西，您要是不短钱花就留着，您要是有急用就放这儿，我给您五块大洋。”

“我这一早上就没有遇着一个行家。五块？这可是官的。”巴四爷说着翻底让刘掌柜看款。

“官不官的，自有说道，我也犯不上跟您争。您要是不拿着去宝荣斋看看，那儿行家多。”

巴四爷悻悻地走了。

刘掌柜的回到后宅找东西，问刘夫人见没见一个英国鼻烟壶，说要送给宝荣斋的宫掌柜，好跟他借笔钱，进点货。挺长时间没开张了。

刘夫人从抽屉里找出鼻烟壶，问他打算借多少钱。

“五千块吧。安徽的倪家点了名的要名瓷往总理衙门送。借少了不够用。”

“我听着都悬，一借就五千块，真赔了拿什么还人家。”

“当点心就行了。我这儿你就别操心了，多看着点毛财，教教他干活，自他来这一年，我这买卖没畅过。”

刘夫人不乐意地说：“买卖不好，你可别怨他，再说他又没给你丢过、砸过东西。”

刘掌柜不言语，拿上烟壶往宝荣斋去了。

宝荣斋宫掌柜的正在看着巴四爷的青花瓶，说：“你说这是官窑？凡官窑，别看就两个字，可有三个说法。一是指官办的瓷窑厂为官窑。二是单指两宋的官窑。所谓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宫里自办窑厂烧的瓷器，南宋是依例在杭州凤凰山建窑叫修内司官窑。这就是南官窑、北官窑之说。到了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厂烧的宫里用瓷叫官窑。那个御可不是玉石的玉，是御驾亲征的御。您这官窑是哪一种官窑呀？”

巴四爷喝着茶说：“您看着分吧，您说是哪种就是哪种。”

宫掌柜乐了，“世上都是道听途说觉得官窑值钱，拿件瓷器就说是官窑。倒是冷了那些有样有品的民窑了。……行了，您这东西拿着家里收着吧，好歹能当个摆设。”

“您看着好收了吧，我短钱。”

“这路仿的东西我不做，要收就收不过来了，你再别家看看。”

“那您看，我卖多少钱合适呀？”巴四爷有点急。

“高了不说，有五块大洋你就麻溜出了。”

“我这还带着款呢。”巴四爷说着翻底给宫掌柜看。

“我不看底，款不款的不是关键，款是人做的。”

“行，那我听您的先走了。”

出了宝荣斋大门，正碰上来借钱的刘掌柜，巴四爷赶紧走过去，说：“要不这么着得了，我就照顾了您了。您再添点，我也就懒得拿回去了。”

“买卖行里，买回头，卖回头，价都得落一半。您还要添点，哪有这话呀？”

“要不就按刚您说的五块吧，我也走累了。”

“按生意经，五块这时就不能给你了。……这也不是个谈买卖

的地儿。这么着吧，你拿了东西找刚才那个伙计去，就说我说的五块，收了。”

巴四爷一改开始的傲劲儿，点着头走了。

“以后有了东西，先拿我那儿看去，丰一阁，记住了吧。”刘掌柜又甩给他一句。

“记住了，记住了，记不住牌匾，您我还能忘了吗。”巴四爷头也不回地又奔了丰一阁。

宫掌柜站在宝荣斋门口笑着跟刘掌柜打招呼，冲着远去的巴四爷，说这路遗老百个不多，一个不少，随便的拿件什么东西就以为价值连城呢。然后让刘掌柜到里边坐，叫武伙计沏壶毛尖来。

刘掌柜喝了会儿茶，掏出鼻烟壶送给宫掌柜。宫掌柜连声称赞，说欧罗巴人的手也挺巧，弄得这小玩艺儿玲珑珑，问刘掌柜最近生意如何。

“没有生意做，见天的开一回小张，就够嚼裹儿的，买的卖的都没有，僵住了。”刘掌柜说着提出想借点钱去天津进货。

宫掌柜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二人又说了会儿话，无非是盛世买古董，乱世买黄金，庄稼连年欠收，今年又是大旱，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了等等。

回到丰一阁，刘掌柜打算马上去天津。进了内宅，跟夫人说了，对着大衣柜穿衣裳，准备出门。刘夫人在旁边八仙桌前坐着嘱咐他，说世道不太平，到了天津完了事儿，快回，买卖不买卖的其实是小事，平安是福。

刘掌柜嗯着，照着镜子说：“古玩这行，我现在才悟出点理来，你看着像个爷，其实是个孙子。大宗的票子也从手里出出进进地过，说赚，一宗活儿就把你变成个财主，说赔，一夜之间跳楼，都没硬地面接着你。俗话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我看咱这行是咬断了舌头往肚子里咽。真要看货打了眼，还不就是自己让自己冤死了。实情都不能让行里人知道，怕丢人。”刘掌柜穿戴齐整，拎

起包来。

刘夫人说：“你那块洋表不带上？”

“不带了，出门在外素朴点好。……有宝荣斋借我的这票银子，就够打鼓的了，余的东西不带了。”

“要不让毛财，跟着你跑一趟。”

刘掌柜一甩手：“他？他除了会吃，还会干什么，真要是碰上了绑票的，还不知是谁护着谁呢。”说罢，刘掌柜的夹着包来到前边铺面房里，见伙计毛财还在打瞌睡，就咳嗽一声说：“地扫扫，家伙擦擦。刚睡起来又睡，像个开买卖的样子吗？”

毛财惊醒，垂手而立……

刘掌柜叮嘱他：“我出去一趟，有十两以上的买卖先回了，说赶明儿给送府上去，十两以下的买卖你做主。”说完欲出门，突然又回来。“听好了，什么东西也别收，上回收那个假壶，赔钱倒也罢了，让人笑话咱们丰一阁里养着个棒槌。”

毛财鸡啄米似的乱点头，拦住辆洋车，送刘掌柜去前门火车站。

火车奔驰在华北大平原上。刘掌柜坐在车上，看着窗外光秃秃的田野，土地干裂，逃荒的人群蚂蚁般地蠕动。

2

田野中又增加了两座新坟。戴着孝的袁玉山跪在坟前悲戚地说：“爹、娘，俺走了，这一去不知多少年。别怨俺，地和房我都卖了，活不下去了。”说罢站起身，走向乡村大道。

袁玉山年龄在二十上下，一张方方正正的脸，透着乡下人的那种固执和纯朴。他从背着的包袱里摸出一个黑菜团子吃，吃了几口有点舍不得，最后咬了一小口又放了回去。

大道上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他看见道边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难民，身边停着一架独轮车，就问：“叔，也逃荒啊？”

“逃都逃不出去。走了两天了，还没走出荒地。多大的旱啊！……那新坟里葬的你什么人？”

“爹娘。”袁玉山看了看手臂上的孝说。

“都死了？”

“死了。”

“死了好，死了是福，就怕想死都死不了，活受。这年月，活个什么劲呀……大侄子，你那包里有口吃儿没有，我饿呢，快饿死了。”

袁玉山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那大半个黑菜团子，他咽了下口水递给中年人。中年人飞快地抓过去，把独轮车上的盖布掀了，车内是个奄奄一息的老太婆“妈，您吃吧，救命恩人来了，吃吧，多香的菜团子呀。”老婆婆狼吞虎咽，噎得泪光闪闪。中年人的嘴也跟着在动。

他们上了土道，混入难民队伍边走边聊。中年人问他准备去哪儿。袁玉山说上京城去找条活路。

“那可远了，够你走的。”

“出来的时候听人说，到了山海关就有地龙，一坐上就到京城了。”

中年人看着愣头愣脑的袁玉山，卖弄似的说：“咱叫地龙，城里人管它叫个……火……火，火地龙，有头，有尾，鼻子里吐火，叫起来几里外都听得见，没腿，和蛇一样在地上窜。”

袁玉山忽闪忽闪眼睛，问：“那您说，那东西能坐不？”

“坐，能坐。钱可贵。”他停下了，盯着袁玉山的包说：“大侄子，你那包里还有吃的吗？刚才我不知道你包里有东西，饿也就饿了，现在知道了，车都推不动了，心里总惦记它。要不咱把它吃了吧，省得心里惦记着。”

袁玉山打开包，包里什么也没有了。中年人沮丧地坐在地上叹了口气，不走了。袁玉山爱莫能助，辞别了他，独自赶路。

日头高了，一列火车在不远处隆隆驶过。袁玉山头一次看见火车，他先是一愣，然后便朝前狂奔。火车远去，他木呆地望了会儿，蹲下摩挲铁轨，口中念叨着“地龙地龙”，蓦地跳起来，沿着铁道大步朝小火车站走去。

袁玉山毕恭毕敬地坐在火车厢里，看着外边一晃而过的景物，脸上现出紧张。

吃大轮的德子、五子、哈七贼眉鼠眼地走进来。看见这仨人，有的乘客悄悄起身，往别的车厢去。袁玉山还是看着外边不错目。德子等三人坐在袁玉山旁边的座位上挤眉弄眼。德子说：“哈七，把咱那个家伙拿出来。”哈七故弄玄虚地在怀里掏了半天，拿出个押宝用的宝盒，递给德子。德子边看着袁玉山，边不住地晃着手里的宝盒，慢悠悠地说：“这位爷，上哪儿发财呀？”

“逃荒的，上京。”

“逃荒的？没听说逃荒的还能坐得起火车的。这年月有钱人打扮成个叫花子，我见得多了。”

“俺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叫花子，是从丰润县馒头村逃荒出来的袁玉山。”

“玩押宝吗？押一宝。”德子晃着宝盒说，“押单押双？”

袁玉山不大明白，问是怎么个意思。德子高兴地解释，说就这色子，你要押单，出单数你赢，出双数你输。闲也是闲着，玩一把。袁玉山觉得也是，干坐着无聊，点头同意。“好吧，我押双。”

“好嘞，这位丰润的大财主，袁爷押双了。”德子晃动宝盒猝喊：“开！”色子是个单数。德子阴笑着，把手伸到袁玉山眼皮子底下：“袁爷，第一把想让您赢的，可它色子不听话，是个单儿，您给一块大洋。”

袁玉山恼了，理直气壮地说：“我凭什么给你钱，你让我玩的，我陪你玩玩，你也没说是要钱。”

德子气得乱揪自己的脖子，咋唬道：“嗬，小子啊，人家都说我是青皮，没想到还有比我青的啊！告诉你，从来都是人家花钱雇我们打架，今天你可是找上门来的。”他说着用掌不断地拍胸拍腿，拉架子，“哥儿几个都别拦着我，今天我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袁玉山憨厚地坐着，看着德子，好像德子要打的人不是他。德子一把揪住了袁玉山的领子，挥拳要打。五子拉了他一把：“德爷，慢点，牛乘警过来了。”德子一下把揪脖子换成拍肩膀，回过头与牛乘警招呼：“哎牛爷，忙啊。”

“哥儿几个这是干吗呢？别给我找麻烦啊。”

德子边掏烟边说：“放心吧您呐，碰一个老乡，正说老家的事儿呢。”

袁玉山回过头去看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牛乘警左手接过德子的烟，右手接了五子塞过来的钱，走了。

“您慢走，有什么事儿招呼。”德子用话送走牛乘警，回过头来打量袁玉山：“小子你还真有点定性。哈七儿，把咱们的真家伙拿出来，让小子开开眼。”

哈七儿明知故问：“什么家伙？”

“就是那洋枪上的……子弹。”

哈七用一大夸张动作，拿出一颗小子弹，在袁玉山眼前晃。袁玉山不动声色地看着。德子抢过子弹，扔起来又接住，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什么？”

五子、哈七应和：“是枪弹。”

“枪是什么枪？”德子拉着架式喊。

五子、哈七跺脚助威：“洋枪。”

德子手捏子弹：“这弹后边是什么？”

“炸药。嘣的一声响。”

“响完怎么样？”

五子、哈七甩臂踢腿：“弹头飞出去，遇肉穿肉，遇铁穿铁。”

袁玉山看着高兴，憨笑起来。

德子点着袁玉山的脑袋说：“小子你还真行，还笑得出来啊！这弹头说穿你哪儿，一下就穿过去，穿过去就完，再没有那么快的了。这洋枪，把咱前辈的皇上都打败了，洋人都烧了圆明园，你还不怕？”

袁玉山镇定地说：“我听说当年打败皇上的是烟枪，不是洋枪。”

“烟枪？啊，烟枪也对，没有鸦片，中国也亡不了。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意思。烟枪，好。……别装蒜了，拿钱吧。”

“我没钱，钱都打票了。”

德子气得直哼哼，嚷：“哈七儿，真家伙侍候。”

哈七又拿出一把大火钳子来，夹住了小子弹。五子用根小钉子顶住了子弹后边的药。德子拿了一把锤，威胁道：“小子，这一锤下去，就给你这脑袋穿个洞，那时候想给钱也晚了。”

袁玉山看着这些奇怪的东西感慨道：“没想到这东西也能把咱中国打败了。赶不上片刀大扎枪好使。……我家里穷，就读过两年圣贤书，知道士可杀，不可辱。这东西要是真给皇帝打败了，我今几个就给皇帝挣一回脸。你们打吧，我不动。”

三个青皮没想到碰上这么一个犟头，心里都有些发怵，不敢轻易敲响子弹，可是车身突然一晃，锤子撞了子弹，子弹冒了股烟，呼啸着从车顶飞出去，把仨人吓了一跳，乱躲乱藏。袁玉山大笑：“我一个草民，今几个给皇上挣脸了。”

乘警听到子弹响，吹着哨冲进这节车厢。德子等三人见状不妙，跑了。

天津站到了。

3

天津文物街上，一家铺子挨着一家铺子。刘掌柜坐着洋车到

了汲粹阁，下了车，伙计跑出来接过衣帽，点头哈腰，引刘掌柜进去。刚一落座，天津大古玩商柳同林，撩帘子出来，拱手道：“哟，刘掌柜，有劳您了，看这么大老远的，您还真就来了，早说派个伙计给您送去了呢。来，达子，把毛尖给刘掌柜沏一壶。”

刘掌柜客气着：“用不着那么好的，我喝惯了花茶了，酤着点就行。”

“您尝尝这个，真好，清心去火。”

刘掌柜说：“茶这东西和鼻烟一个样，口一高了就下不来了，要是天天想着喝六安瓜片，得是王爷的份儿。”

伙计把茶端上来了。柳掌柜从怀里掏出块洋表：“瞧瞧这，大罗马，走起来‘刚、刚’的，洋玩艺儿做得就是地道，看这活有多么精细呀！”

刘掌柜并不看洋表说：“咱看着洋玩艺儿好，洋人看着中国东西好。老逛琉璃厂有位德国的禄大人，咱看不上的东西，他都能看出好来，有次他看着一只透雕的玉球，不住嘴地夸，说我们跟你们中国人比是野蛮人，不开化，野蛮人。”柳掌柜没趣儿地把表收了。刘掌柜接着说：“长话短说吧，我想看看那只万历粉彩。”

“货给您留着呢，前些天有人出这个数，”柳掌柜做了个九的手势。“没出。做买卖得讲信用，上回您照顾了我那只柳叶尊，这回说什么也得给您留着。达子，小心点把那只万历粉彩端出来给刘爷看看。”

伙计达子从里边拿出个锦盒来。柳掌柜摸着锦盒说：“有传承的，卖主家是个明朝的大户，家里东西不少，我就收了不少件，为收这盘子，我连着把他们家靠山的十几亩旱地都买了，要不他不出手。超行市价，一亩我就赔了三十两。”

刘掌柜看着达子解绸子，听着柳掌柜说话，心说：又开始跟我讲故事了，卖古董没有不这么卖的。有传承，多花了钱，无非是想卖个大价。他拿过那只盘子，先顺着盘子边摸了圈口。磁器

这东西最讲究完整，尤其边口，有一点疵，行话叫“毛边”。有的毛边用眼睛看不出来，只能靠手摸，要是有了用手能摸出来的毛边，它就要比完整的磁器差天上地下的价。

摸完口后，刘掌柜翻过盘子看了看底。看完底，他有三分轻蔑露了出来。在旁边只看他眼色，不看盘子的柳掌柜，现出几分紧张。刘掌柜又不经心地看了看盘子的花，然后放下。柳掌柜暗想：听别人说他看磁器不太在行，没想到眼也毒，是把漏给看出来了吧？按理说不会，这盘子也算做旧做得地道的，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看不出假来。想到这便说：“您喝茶，东西在这儿呢，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刘掌柜喝着茶琢磨：讲完故事出假活儿，考我的眼力呢，东西造的不错，不过款上那个历字少了一笔，这是乾隆年做的伪。人心真是难测。他说：“茶真是不错，看来我以后得改绿茶了。柳掌柜您刚说什么来着，清心明目？”刘掌柜用手指了指眼。

柳掌柜会意，尴尬地笑：“啊对，对，清心明目。”

“您还有什么东西呀，让我开开眼，大老远我来一趟，别看着东西就回去了。”

柳掌柜显得为难地说：“您知道现在收件活儿有多难，先是东西不多了，再有，好容易来个卖主，开出的价也是天价。没有一个不懂行的，窑着点东西都当宝憋着呢。”

刘掌柜又喝了口茶说：“要是没什么看的，我就先走一步了，还有几家想转转。”

柳掌柜用绸布给假万历粉彩盖上，给达子使了个眼色，让他端下去。说：“别忙着走啊！你老远来一趟，不买我点东西走，我也不干呀！达子，把那包山西货拿出来。……前些日子，收了一批山西老客拿来的东西，东西有点杂，也看不准，正好求您过过眼。”

刘掌柜站起身来，在铺子里转着看那些博古架上的古董，随

手拿起件民窑的“秋水渔翁”盘说：“这些民窑的精品也不在官窑之下，可惜就是卖不下价来。什么时候能出个又有钱又有眼光的主，把民窑精品都收了去，也不失为一个大家呢。收藏这东西，要是跟在别人后边追，什么时候也成不了气候，得有取舍的目光。”

“您高见。不过我们做生意的，可不敢沾了收藏这个癖，一沾非赔光了不可，藏归藏，卖归卖，从没见过两全的人。”

达子端出一个旧箱子来，把里边用破布裹着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了桌子上，全是磁器，刘掌柜的一搭眼就觉得有八成都是真的。心想：这回才是正出。说山西货可能没错，山西商人多，老辈子传下来的东西就多。东西是杂了点，瞧这个定窑碗，可惜毛边了；官窑的青花盆，有冲了，离这么远都看出来了。哟，这是个洗子吧，哥窑的洗子，真是哥窑的吗？像啊！真是哥窑我就真没白来。……别总看着那个洗子，从碗开始，先把给他给搅乱了，他也许还说不准这洗子是真是假，这漏我得捡。

柳掌柜说：“都在这儿了，您随便看吧，喜欢什么带上。”

刘掌柜拿起定窑的碗敲了一下，又拿到阳光中去照。——磁器有时有轻微的裂纹，竖的叫冲，横的叫纹。敲一下是听听声音，倘声音哑破，不用看肯定有裂纹。倘声音听不完全，还可到阳光下去照，阳光能把微小的纹照出来。刘掌柜说：“这定窑碗釉真不错，甜白，毛了。你打算多少匀给我？”

柳掌柜心里话：他这是打外围呢，他指定了不要这碗，开多少钱，他都不要，他要的东西在后边呢。“啊，这碗是有点毛边，我二百两收的，不赚您二百两您拿着玩去吧。”

刘掌柜把碗放下，下意识地又要去拿那个洗子，手至中途，改了主意，去拿了一只伪青花盘子。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

柳掌柜被他搅乱了：他到底看中什么了？我可不能开错了价，这里边肯定有一个他想要的东西，我别开低了让他捡了漏。

刘掌柜说：“这官窑盘子除了底没什么毛病，多少钱？”

“多好的青花啊，差不多的盘子昨儿我在赏古斋看见了，开价五千两，我这盘子也不能太低了吧。”

刘掌柜把盘子放下，心想：他看出我要买东西了，但他肯定吃不准我要哪件，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得把这洗子带走，是哥窑没错了。想到这便说：“五千两有点超行市吧，这么着吧，三千两我要了。”

“您添点吧，要不我本儿都回不来了。”

“东西是不错，但这路货太多，买不好，容易压手上，钱转不开。这么着吧，这盘子，搭上我个洗子，我一共给您四千两。今天我也没多带钱，就这四千两，银票在这儿呢。”刘掌柜掏出银票。

柳掌柜心里七上八下：他到底要盘子还是要洗子，这盘子是个假活儿他没看出来？看来他眼力是有点潮。我不扛了，弄不好扛倒了行市，卖他吧，就这也赚了。想到这柳掌柜说：“说心里话也就是卖您，要别人再加这数，”他伸出一只手，“我不见得出。得，让达子给您包上吧。”

刘掌柜让达子把两样东西分开了包，各一样放进了包里，高兴地说：“钱也花完了，该走了，烦达子给我叫辆车吧。”

“已经传好了，早在门口候着呢。”

刘掌柜起身，柳掌柜和达子把他送至大门外。

刘掌柜拎着包走进天津站，左右看了看，登上火车，在袁玉山旁边坐下。袁玉山刚才受了一惊，现在已经有点放松了，伸头看着窗外。火车缓缓离站。一个卖冰核的小孩挎着箱子走到他面前吆喝：“冰核，扎牙的凉！爷，您来块冰核下下火。”

袁玉山感到新鲜，说这大热的天，还有冰吗？

“咳！看您说的，这不是冰还是玻璃呀，摸摸，是不是冰。”

袁玉山买了一块：“真是冰，热天哪来的冰啊？”

“冰是冬天起出来放在冰窖里存着，三伏天都化不了。……这位爷，您是头回进城吧？进了城可加小心，城里人坏。许是人多

的缘故，您想啊，人多不就事多吗？什么事都有，净是想不到的事。”

“真是这样。刚才有三个人拿洋枪弹吓唬我，我没怕，瞧，给天棚打了一个眼。”

旁边坐着的刘掌柜听了这话，面露紧张，看了看车顶上那个洞。过了一会儿，抱着包站了起来，正欲走，看见德子三个人从另一节车厢又过来了。德子横着膀子晃过来想找袁玉山算帐。哈七拉了下德子，用眼睛瞟了下刘掌柜。德子一看刘掌柜的装扮，觉得是桩买卖，就奔刘掌柜来了。刘掌柜沉下气来，撑着架子。卖冰核的小孩儿小声对袁玉山说：“我先走了。”然后冲着德子：“爷，来块冰核下下火罢。”

“滚一边去。”德子把他扒拉开，转身对刘掌柜一抱拳：“哎，这位爷，好面熟啊，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刘掌柜一脸严肃地说：“我眼拙，想不起来了。”

“您在哪儿发财呢。”

“教书的，怎么，您有什么指教吗？”

“岂敢，岂敢！我看您那几根指头不像是拿笔的，倒像是个点钱的。”德子突然拉开架子，说了个春典：“天上几颗星？”

刘掌柜一愣，知道是黑话，硬着头皮编了一句：“船上几颗钉。”

德子看了看他：“爷，您抬举我们了，我们不是槽帮的，也不在盐。”

刘掌柜此时有点慌了，但面色依旧不改：“不在槽也好，不在盐也好，总在江湖吧，自古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既然见了，就是缘份，哥几个有什么过不去的，跟哥哥我说说，但凡能帮上忙，绝不推辞。”

德子笑了：“哈！一看就知道，您是爷。”突然转身对着袁玉山：“不像这小子是个空子。”

刘掌柜用手去怀里掏钱，一摸一惊，钱没多少了，买了东西，

就剩了那么一点，硬着头皮掏出来说：“就这么一点了，哥儿几个别嫌少。”

德子等三人一看少少的散碎银子，脸就有点变。

袁玉山看着不公，说：“别给他们钱。我就没给，看他们还有几颗洋蛋能下。”

德子等三人一听袁玉山的话，气死了，都冲他来了。德子拍胸拍肩，虚张声势。袁玉山坐着不动。德子回过头，小声问五子：“你看这小子有功夫没有？”

“看不太出来，不过也不像个常人。”

刘掌柜此时乘机溜走。

“今天就是栽了也得出头了，要不以后怎么混。”德子说着哇呀呀地冲袁玉山挥拳要打。

袁玉山一直看着窗外的农民收麦子，突然想起老家收麦子时的大声喊叫，情不自禁站起来，大喊一声“收麦啊！”正赶上德子心虚地扑过来，一听袁玉山大喊，吓得停了手，对另两个人喊：“风紧，扯豁。”三人惶惶跑向另一个车厢。袁玉山露出笑意：“城里人也不怎么行，喊句收麦都吓球跑了。”

火车开进前门火车站，已是晚上。刘掌柜在人流里仓惶出站，不时回头看。德子三人在人流里跟紧了刘掌柜。袁玉山跟着人流往外走。刘掌柜发现了盯着他的三个人，加快了脚步，情急中，看见了正在前边慢慢走的袁玉山，突然跑过去，动作很小地把一个事先包好了的包塞在他的怀里。袁玉山一楞，想喊他。刘掌柜三窜两窜挤进了人流，德子等三人在后边紧追不舍。

袁玉山低头打开那包，见是个瓷笔洗子，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随手揣了起来，在前门外街上盲目地走着。

路过“都一处”时看到了一个支起来的空棚子，里边有几条凳子，他想并并凳子睡一觉。刚支好凳子，从远处来了两个叫花子。小叫花子嚷：“嘿嘿，干吗呀，想睡觉呀？”